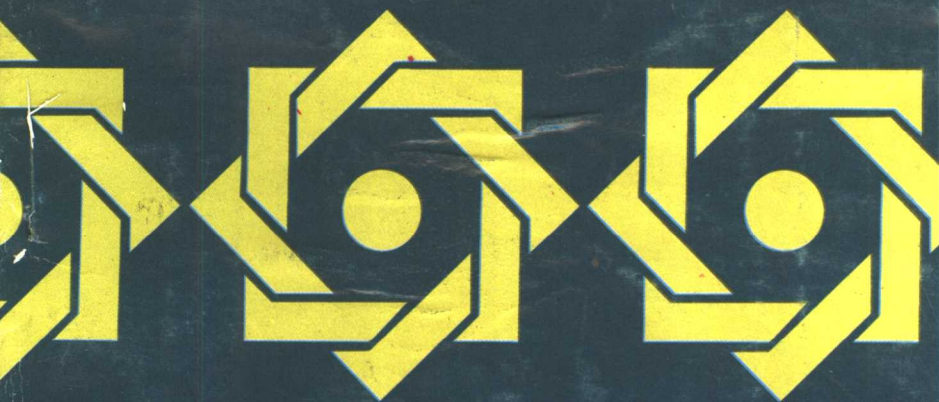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丛书

海上风情

— 上海文化

惠子



沈阳出版社

203
-2

海上风情

——上海文化

惠子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一、海上旧梦	(1)
二、浮世情怀上海人	(28)
三、生活在时尚	
—— 上海人衣食住行的智慧	(50)
四、海派文化一瞥	(74)

一、海上旧梦

倘佯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市区，徘徊于闻名遐迩的繁华热闹的南京路，惊叹于人民广场的宏伟绮丽，仰望那高耸入云的亚洲第一塔——东方明珠，心中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神秘感就会油然而生，了解这个被称之为“东方巴黎”、“东方好莱坞”、“远东国际大都会”、“远东太平洋上的明珠”、“魔都”的渴望之情便不能自抑。翻看历史，它从一个渔村质朴羞涩的姑娘、宋元时脱颖而出，明清时开始在众多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城市中有了自身的地位名声，到现代的神秘的“摩登女郎”、“洋家少妇”，可与世界其它众多名城古都相比美的发展过程，这其中的变化，充满着历史的情趣，不乏有几分喜悦，几分自豪。但也充满着身心分离似的巨大痛苦，充满了历史的沉重，又不无几分羞辱，几分感叹。

1832年6月20日凌晨，一艘名叫“阿美士德”号商船停泊在吴淞口，船上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业林特赛（中文名字叫胡夏米）走下来，悄然换上一条狭长的小艇，进入黄浦江。吴淞炮台的守军鸣枪警告，也

没有使他们停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全面考察一下这个亚细亚的巨大商业中心——上海”。下午四点钟，他们的小船停靠在上海县东门外的天后宫码头。乘着黄昏夜色的掩护，他们进入了热闹的上​​海县城，强行闯入上海道署，向道台吴其泰提出通商要求。吴其泰命令他们立即离开，仍回到南方的通商口岸广州去。但并没有采取强行措施，竟允许他们参观吴淞临台等军事要地，检阅 500 人的吴淞驻军。这样，他们就在上海逗留了 18 天，刺探到各种信息情报，散发各种通商互利的小册子。于 7 月 8 日离开。此行他们虽然没有达到直接通商的目的，可他们了解到上海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并且在参观吴淞炮台后，看到清军的虚弱废弛，腐败无能，认为：“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更少些，就能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

因此，1840 年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胜利后，就把上海作为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引入《南京条约》之内。1845 年，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便以安全为由，把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李家庄（今北京东路）、黄浦江至界路（今河南中路）的八百三十多亩土地作为英租界。美国紧步其后，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划虹河（今虹口港）、泥城浜（今西藏“北路南端”）、吴淞江到界路（今天目路）之间的七千八百多亩土地作为美租界。法国当然也不甘示弱，1849 年获得洋泾浜和县城之间的九百八十多亩土地为法租界。如此，上海的大部分地区便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并且在 1854 年，三国租界合并，成立“公共工部局”，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有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独立司法、行政、军事、立法权利，外国人可以在租界内为所欲为。

“阿美士德”号是第一艘驶入黄浦江的欧商船只。上海租界是外国列强对中国掠夺蚕食的“安全”居留地。以此为界，我们可把上海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上海是未被西方侵略者染指的洁白纯朴之地，所孕集的、融洽的是中国南北方文化，体现的是充满朝气的农耕经济和工商城镇经济。而此之后，就是被扭曲、变形的“魔登女郎”，昔日的灵秀淳质之气被一扫而光，消失殆尽。它负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去面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承担着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其它任何城市的独特路途，独特性格，虽不失中国文化之色但更显示出西方文化的情调，被称为“东方巴黎”。在此之前，上海这片土地，它的经济、文化之形成，是浩瀚的大海、雄浑的长江、宁静的太湖和质朴的吴越文化不断孕育和赠送的，是自然和人，但主要是自然的力量赐予我们古老的国土上的一个“新秀”，崭露头角。而在此之后，则更多的是人为的色彩，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交汇后形成的，是中西交汇所赐予的一个“魔都”。社会的任何方面、任何角落都有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变化，孕育造就了不少近现代叱咤风云的名人。令人眩目的变速使上海发出异常绚丽的色彩。就连它自身也并未料到出现的一幅幅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画面。

追溯上海的历史，可看到造物主的奇特威力，世界变化的沧海桑田，也可感到人类的伟大力量。六千年前的上海，大部分地区都在辽阔无边的海洋中。上海古海岸线的见“证人”——岗身，是江河湖海，大风大浪的作用下，在海边由细沙贝壳等物质堆积沉淀而成，因地势较四周高，就称为岗身。岗身从东北向西南沿娄塘、嘉定、南翔、草庄、杯林一

线，全长约 130 公里，是我国最完整的天然古海岸线。有天然的抵挡风浪的作用。岗身以东即今上海地区的中部以东，仍是大片无际的蓝色海洋。岗身以西发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盛泽文化，马桥滨文化，说明岗身以西的地区有人类居住，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经济、磨制小型精美的玉器。他们应是上海最早的居民，居住在海滨广袤的、芦草丛生的水乡河泽之中。

随着长江口岸泥沙的不断堆积，海岸线东移，长江三角洲逐渐形成；也由于人口、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就随着海岸线的东移，不断修筑海塘、向海争地。也可作为上海面积不断扩大的证明。唐开元元年（公元 713 年）修筑的北起月浦、江湾南侧、北蔡、周浦、下沙到西南浙江海岸线 70 公里长的捍海塘（亦即唐时海岸线），是岗身以东最早最大的人类建筑，是开始人为地参与长江三角洲的形成过程。修筑海塘的目的是为了抵挡潮汛、兼防御海盗的作用，但客观却促进了海塘内外海滩泥沙淤积的速度，促进了海洋滩地的成陆过程。

公元十二世纪南宋时兴筑的里护塘，海岸线已推进今高桥、川沙、南江、奉城一带。明万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始筑外捍海塘。清雍正时（1733 年），南江知县钦连主持加固重修海塘，北起高桥与黄浦江江塘相接，东南经江镇，南汇、奉城到漕泾、金山卫，连接浙江杭州湾北岸海塘，又称之为钦公塘。它基本上包括了现在上海的大部分地区。现在的海塘——人民塘修建于 1960 年。

明清后的海塘已从唐宋时的主要保护防御功能的目的，转为农垦水利，海盐之利的目的，人们大规模的围海造田、不

断加速海岸线的东移。据统计，1172—1906 年间海岸线平均推进速度为每年 28.88 米。1733 年钦公塘修建至今的 260 多年间，南汇嘴已向海推进了 20 余公里。大海就是这样为上海送来一寸寸、一片片土地。从上海东北的崇明岛形成的历史也可作此例证。

崇明岛的形成有 1300 年历史。唐朝时，“崇明”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当时只是东、西两个沙洲而已。宋朝时，东沙洲北面出现了第三个沙洲。明末清初，多个沙洲小岛连成一体，形成崇明岛的雏形。因长江口北支流的泥沙不断淤积，崇明岛的面积就不断增长，1949 年面积已达 602 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台湾，海南的第三大岛。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围垦造田新增加 40 余万亩土地，岛面积速至为 1083 平方公里。此后又有不同程度的围垦，现面积已为 1126 平方公里，为 1949 年前的 2 倍。崇明岛东端的时隐时现的沙滩和万顷芦草的滩地，是将要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新的陆地、因此人们称崇明岛为大自然的“天赐场”，是神奇自然所赐予的宝地。

随着长江三角洲面积的增大，历代的封建王朝，不同的政府就在此块日益增大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的名称标记，留下它们曾管理过的印痕。

春秋战国之时，岗身以西的上海地区为吴越所有，楚灭吴越之后，就把它西部分封给战国时赫赫有名、能言善辩的“四大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因此后来民间附会不少关于黄歇的传说故事。比如传说他曾疏治过黄浦江为民兴利的传说。因他的缘故，上海又称为“申”，河名为“黄浦江。”秦汉时代，属会稽郡，下管辖三县：娄或又名嚭县（今嘉定、昆

山、太仓一带)、海盐县(今宝山县)、拳县(今青浦县、淞江县)。三国时,孙权东吴政权改拳县为嘉兴县。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在今昆山南、嘉兴东、海盐北的范围内设置华亭县,这是上海境内正式设县的开始。唐天宝元年(公元746年)、曾在今青浦东北的吴淞江南岸设置青龙镇,属华亭县管辖。

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76年),上海正式设立镇治为上海镇。宋代吴淞江南岸有上海浦、下海浦两条支流,建镇时,地点在上海浦附近,故定名为“上海”。宋代也是“上海”这一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期。

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是上海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随着人口,贸易的进一步增长,上海镇正式脱离华亭县而单独成县。除部分市区和上海县之外,还包括青浦、南汇、川沙三县的一些地方。

明代上海地区属松江府管治,松江府包括华亭、上海两县。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为抵抗日本倭寇的掠夺侵袭,在松江知府方孝廉的带领下,臣民齐心协力共建上海县城。这是在海滨的上海第一次有了县城墙。圆型城墙周围9公里,高2丈4尺,城门6座。其中的“小东门”又称“夫人门”,是纪念当时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命名的,在修城墙时她捐田500亩,银2000两及数千楹房屋,表示她热爱家乡,通明达理的心迹。

明末清初,行政区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分上海县西北区设青浦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嘉定县东为宝山县。第二年,在上海县长人乡置南江县。在华亭县的云间、白沙二乡之半的土地上设奉贤县,并

改金山县。此三县和上海、华亭一样属松江府。雍正八年（1730年）始有“上海道台”之称。嘉庆十年（1805年）在今浦东一部分设川沙县。

鸦片战争后，上海地区不但经历了殖民者的瓜分，还经历了北洋军阀的践踏，国民政府的压榨，可谓苦难深重，血泪斑斑，上海的经济腾飞中，侵透着人民大众的血泪和辛酸。

1845年，英、美、法控制上海租界达六十多年之久。辛亥革命时，上海光复，起义军成立沪军都督府。袁世凯窃国后，袁派上海镇守使接管上海。袁失败后为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1925年孙传芳率兵进驻上海，将华界闸北，沪南、沪西、吴淞、浦东五大区统一起来，设置“淞沪商埠督办公署”，为此后上海设市奠定了地域格局。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定上海为“特别市”，在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上训词说“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特别市管辖除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治土地外，又将宝山、松江、青浦、南汇的一部分地区划入。南京政府还制定以江湾为中心的“大上海计划”，修筑道路桥梁，并建造了市图书馆，博物馆和体育场等公共建筑，后因八一三事变日军的侵略而告终。日军入侵后，上海被伪汉奸政权统治。抗战胜利国民党势力重返上海。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28日，陈毅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

目前，上海共辖12个市区：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静安、长宁、普陀、闸北、虹口、杨浦、闵行、宝山，面积为748.71平方公里，比解放前初期的82.4平方公里，扩大了近9倍，上海郊县九个：1958年将江苏的嘉定、宝山、上

海、淞江、金山、南汇、川沙、奉贤、青浦、崇明 10 个县划归上海市。1988 年撤掉吴淞区和宝山县。成立宝山区。为 9 个区。面积 5591.79 平方公里，使上海市所辖面积扩大了近 10 倍。

要详细了解上海的历史变化，就不得不知道黄浦江的变迁过程。台湾作家龙应台写道：“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我想当年那些从黄浦江飘荡出去，又飘落回来的海外莘莘学子、海外华人再见到浩荡的黄浦江时，也会如龙应台一样心潮澎湃，感情汹涌起伏不已。正象黄河、长江以它们的开阔气势孕育造就了中国文化和华夏民族一样，作为长江最末一条支流的黄浦江也以它奔流不息的活力哺育着上海这块土地和上海人，造就了“远东太平洋的明珠”——上海。黄浦江是上海的生命，是上海的灵魂。

黄浦江的名字最早见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 1127 年），它源于明媚秀丽的古太湖水。古太湖水分三路出海：北路娄江（今浏河），中路松江，又名吴淞江（今苏州河），南路东江（相当于今黄浦江）。三江中以松江最大，是太湖的主要排水道。唐代时，松江宽达 10 公里，后因长江中上游滥伐森林，植被破坏，所挟带的泥沙不断增多，致使太湖的下泄道变狭变浅，宋元时，松江河宽从原来 10 公里，减至 4.5 公里，2.5 公里以至于 1 华里。而东江下游的出海口则因修筑海塘，而改道东行经现在的闵行、闸港、新场附近入海。闸港北有条分支黄浦河，下游经现在上海旧城区以东的上海浦，北流入松江。东江向东的出海口又因海塘堵塞，就在闸北折入黄浦，与上海浦合流入吴淞江，成为松江的一条支流。

1847 年前，上海的地理图书及方志中，均把上海最长的

一条河流叫吴淞江，原名为松江，因《陈书·侯瑱传》中有“景（侯景）战于吴淞江”，后人误把吴之淞江为吴淞江，全长 125 公里。1848. 11. 27，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图与上海道台麟桂订立扩大英租界的协定时，可能认为此河径苏州名城而第一次将吴淞江叫作为苏州河。吴淞江就成为历史名词。元明以前吴淞江地位位置非常重要，并是上海最大的一条河流。但元明以后吴淞江渐渐让位于黄浦江，并反而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不能不说是自然和人类共同作用而造成了这一倒换。

元朝时，吴松江阴雨连绵，致使江河两岸灾情严重，到处汪洋一片。就从中游将吴淞江水南引泄于东江，从而使黄浦江的水量越来越大，吴松江的水量就更小了。明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吴淞江下游堵塞严重，户部尚书夏元吉就禀告永乐皇帝朱棣，修治吴淞江。得到准允后，就开拓疏浚黄浦江下游东侧的范家浜至南路口，即今白渡桥至复兴岛东河段，直通长江。此后，吴淞江通航能力进一步减低，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而黄浦江却从一条小的支流而成为通江大河，奠定了黄浦江水系的基本格局和建立上海港的基础。从此太湖水 80% 的排水量就由它承泄。后因黄浦江泥沙倒灌严重，货物只有换上小轮船，才能直驶港内，严重影响商船通航能力。因此，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订立的《辛丑条约》中竟有疏浚黄浦江的条文。外国资本家为扩大对中国经济掠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于 1905 年设西方工程处掌权的浚浦局。1906 年，他们疏浚整修了南起江南制造局北至东沟的河段。由此从东沟直至吴淞口，大轮船可以任意行驶，也在客观上使上海进入了新的飞跃阶段。

黄浦江的形成才促进了上海港的形成。它是悠悠千载上海沧桑变化的见证者，看到上海从一个冷乡僻野的小城镇中心，发展为车水马龙沸腾的现代化大都市这一过程。

当年的黄浦江清水粼粼，两岸垂柳修竹，风景优美，有诗云：

“江水萦行两郡中，一朝疏凿奏奇功，

携锄沾润长湖接，建甌崇雄巨海通。

秋叶吹香歌夜月，荻花散影飏秋风。

年年桃李垂芳景，初汎被光色更葱。

如今黄浦江污染严重，70年代后期，市区河段又黑又臭的天数全年最高达200多天，而苏州河几乎全年皆臭。据预测到2000年上海的污水量将是现在的一倍排入黄浦江，污水量每天可能会达到600万吨，污水和清水之比可达到1:4.4左右，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健康。为此80年代市政府治定了“市区合流污水治理战略方案”、“上游引水工程”，以改善黄浦江的水质，使现在污染情况稍加改变。

春秋战国之时，地广人稀，水耕火耨，为古老简单的渔猎经济，农耕经济。

秦汉之时，上海地区虽依然是湖沼纵横，水沟遍地，但已进入早期经济的发展，海盐县的设治便是证明，人们已开始开发海盐资源。西汉时刘邦的侄子刘濞因击败淮南王英布的谋反，得到刘邦的赏识和宠信，分封为吴王，设治广陵（今扬州）。刘濞立王之后二十年，曾东渡入吴，巡视十日而返，发现了上海地区的渔盐之丰富。就召致四方流民，“煮海水为盐，人故无赋，国用富饶。”伴随着经济势力的膨胀，便是偷窥异心的萌生，随出现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八王之

乱”。三个月后，吴淞兵败被军士所杀。但他为了运输盐铁，在嘉定县西岗身内侧开凿了一条与岗身平行的盐铁河，北通长江，南连吴淞江，都对人们的农业生产、海盐生产有很大的作用。使古上海地区经济得以初步发展。

三国魏晋时，上海地区已成为江东重要的粮赋之地，尤以渔业发达。晋时当地渔民的一种捕鱼工具是用竹子编成的“扈”，插入潮水中。涨潮时，“扈”倒伏河滩，鱼虾游进，退潮时，扈竖起露出水面，鱼虾进网。扈（滬）是沪的繁体字，后改扈为沪。就是上海称沪的由来。也可说明早期江滨渔村的性质。

唐时海岸线东移，人口经济的逐渐发展，为加强管理，正式设华亭县和直属华亭县的吴淞江南侧的青龙镇，北宋时，范仲淹曾主持浚疏吴淞江的工作。吴淞江航道的疏通，使青龙镇很快就成为东南的商贸重镇，华亭县以东的盐场也日渐热闹，人烟稠密。上海的名字也始见于记载之中，但它作为华亭县的一个港口，仍是农民、渔民、盐民交错而居的小村落，和青龙镇比依然是满目荒凉，穷乡僻野。但北宋中后期，吴淞江航道日浅，无法通行往来的船只，船泊改道航行，贸易中心便从青龙镇转移到华亭东北区。青龙镇渐趋萧条衰败，上海才开始显示出重要性。南宋时，上海由村升格为镇治，并设市舶司向往来船只收税，这时上海已是商贩聚集，船帕如织的热闹港口。从此上海已其背江负海的地理位置优势，争雄于东南沿海。

元代时正式建立上海县城。元人唐时错写的《建县治记》说，上海已“有榷场，有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毗廬、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富庶，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是江南繁华中心。明代因吴淞江和黄浦江合流、中外贸易成集于此，隶属松江府的上海的发展朝气蓬勃，势力蒸蒸日上，《明嘉靖实录》说吴淞地方“外滨大海，内阻江河，大河环列于郡县，以吐纳江海之流，支流错综于野，以分析大河之派，寸土尺地皆获灌溉，此东南财赋之源也。”是东南的财赋重地。弘治时《上海志》序言亦认为：松一郡耳，岁赋京师八十万石，上海十六万有奇。重以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棉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矣。”绫布二物、衣被天下，松江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纺经济区。松江棉布，天下闻名，是和元代时黄道婆的功绩分不开的。

黄道婆，上海县乌泥泾镇人（今上海县华泾镇）。她家境贫寒，幼年时就成当为童养媳。凶狠的公婆和强悍的丈夫常常责骂痛打瘦弱的黄道婆。性格倔强的她因不堪如此的欺侮凌辱，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逃到沉静秀丽的黄浦江畔，躲进一个停泊的海船上。千里迢迢随船来到了远离家乡的崖州（今海南岛崖县）。崖州居住着能耕巧织的黎族妇女，她们织的轻柔鲜丽的棉布闻名于世。黄道婆在此三十多年以她坚强的毅力，虚心的态度向黎族妇女学习种植棉纺技术。年龄的增大，她思念黄浦江的心情愈加强烈，很想念阔别三十余年的家乡，“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1292年五十多岁的黄道婆毅然告别众黎族姐妹，踏上归途，三十年前黄浦江送走的是一个清秀瘦弱，满腹委屈的农家妇女，三十年后，又迎回了日夜思念它的、技艺满身、头发花白的黄婆婆，回到家乡乌泥泾后，她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给乡村四邻，又把从崖州带回的工具加以革新推广。大大提高了捍、弹、纺织等

一系列工艺的劳动生产率。

黄道婆“教他姓妇女不倦，利被一方”。偏僻贫穷的乌泥泾小镇家家户户，街街巷巷都能听到纺纱织布声，从而使乌泥泾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乌泥泾妇女的织品质地精良，花色艳丽而远近闻名，为皇家御用织的衣袍，配色图案更是光彩照人，美丽非凡。“乌泾被”也名扬四方。乌泥泾的棉纺织革新技术很快就影响到周围松江、嘉定等地区，并进而影响整个江南地区。从而使松江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中心，明太祖朱元璋就知道：“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所产的“綾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并远销国外，为日本、朝鲜等用所重视。当时上海地区的农业生产已是耕种、棉纺并重，尤以纺织为主，《华亭见志》“松民贸利，半仰给于纺织。”

黄道婆以艰苦勤奋的毅力，虚心开阔的胸怀，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受到乡民世代的敬仰和崇敬，被人们不断地传诵和纪念，“衣食我民真父母，千秋报寒奏弦歌”。《上海县竹枝词》云

归自崖州黄道婆，乌泥泾始木棉多。

宋元间种传闻广，纺出轮车织如梭。

清代王葆楨也有诗赞曰：

九月木棉白苎花，通州造厂纺成纱。

千秋香火黄婆祠，机杼开家此一家。

至今黄道婆家乡的后人还会唱这样亲切的歌谣：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